

雙姝怨

小敏有兩個姑姑，大姑姑比她爸大五歲，小姑姑則小五歲。說起來，小敏父親其實是老三，老二、老四都是女孩，都未滿周歲就夭折了。所以奶奶在世時，經常感嘆說，僥倖存活的這三個，命格必定是夠硬的，才能挺下來。

小敏曾祖清朝末期從廣東番禺移民馬來亞，在霹靂州怡保市街邊擺攤賣糕餅，薄利多銷、以家傳手藝立下根基。到爺爺這一代，建立了優良口碑，在中央市場裡設立了糕餅專賣店。小敏父親繼承後，除市場零售、又外接月餅喜餅壽桃等訂單，公司小有規模，旗下員工十多人。

父親一輩子掛心的倒是兩個姐妹，小敏的大姑姑錦屏和小姑姑錦雲。爺爺認為兒子是家族的根脈，所以堅持把兒子送去讀華校。但又聽人說，要趕上新時代，馬來亞既然都被英國統治了，學好洋文才能賺大錢，於是女兒就送去讀英校。姊妹倆聰明伶俐、外型亮麗。讀的是聖米高書院，洋鬼子話說得機哩瓜啦。姊妹倆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異數，在那保守封閉的時代裡，做了很多離經叛道的事情，街坊鄰居都說是讀洋書讀壞的！

小姑姑在小敏心中，一直是個傳奇人物。錦雲斯文白皙，頭腦聰明，從小書唸得極好，一路領獎學金，是英語演講高手，立志要當律師。中學畢業後，申請到英國的大學，卻碰上奶奶中風癱瘓，於是錦雲放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，在一家外商公司工作。

錦雲身材高挑，出社會幾年後，變成一個風格獨特的人。上班都穿男裝，雪白或淺色襯衫配熨出筆挺線條的黑色條紋西褲，非常合身。頭髮削得極短，乾淨俐落，耳後有一點弧度。錦雲臉頰瘦削，雙眼狹長、眼神清亮，鼻樑和嘴型都小巧精緻，從來不施脂粉，但卻有一種極耐看、冷酷的美感。錦雲的黑色粗跟皮鞋擦得晶亮，走起路來轟轟響。錦雲開一輛黑色福斯金龜車，洗得發亮，車內裝飾手工打造的胡桃木，顯示她的品味。休假日，她都窩在家聽黑膠唱片。常聽布拉姆斯、約翰

史特勞斯等古典音樂，也聽義大利歌劇，後來不知怎地，不懂中文的她竟然瘋狂迷上粵劇，聽到後來自己也能唱個幾曲。

錦雲後來升了小主管，某次飛香港出差，在飛機上遇見了紅極一時的粵劇名伶溫艷明，驚為天人。雙方一見如故，竟結為忘年之交。回馬後，錦雲決定辭去原有工作，去香港當溫艷明的私人助理。家人激烈反對，錦雲一意孤行。

送機那日，錦雲穿一襲黑色條紋西裝外套、淺米色小翻領襯衫，戴一頂深咖啡色紳士帽。身材高挑的錦雲挽著真皮公事包，手肘一端親暱勾著嬌小玲瓏的溫艷明。溫剛結束在雲頂酒店的表演，雖已卸下舞台妝，但臉上的粉依然敷得極厚！溫笑起來時眼角的魚尾紋藏也藏不住，但說話的聲口柔膩溫暖。英挺配柔美，挺像一對幸福滿溢的小倆口。她們聲稱是結拜姊妹，勾肩搭背，互動親暱，對望時的眼神甜得像要溢出汁來，卻像極一對情人！家人看傻了眼，錦雲就這樣飛了。

錦雲抵港後，定期給家裡大量匯款！她很忙，行蹤飄忽不定，多年未曾回家，甚至連奶奶過世也沒回家奔喪。誰會想到，她還是個因母親生病而放棄留學的孝女呢！

錦雲離家後，很多年來家人都只有過年時才見到她。錦雲都是除夕前回家，只斜揸一個扁塌塌的休閒包，從不帶禮物，也從不通知家人去接機。總是下機後，自己叫了計程車，靜悄悄回到老家。回到家裡，不動聲色穿回衣櫥裡舊時的男裝，乍看很像年輕男孩。中年以後，身材依然保養得宜，無一絲贅肉。年紀愈大，頭髮也削得愈短；不知何時，雙鬢已飛霜。錦雲在家，沉默的時候多，整日裡翻出一片片陳年黑膠唱片來聽。晚上全家一起看電視，約略問問親戚朋友的近況，就無話了。錦雲通常都只有除夕在家吃年夜飯，初一就像被滾水燙腳一樣，拋下一句「晚上的飛機回香港」，馬上走。

小敏高中畢業那年，錦雲打越洋電話給她，要她某日自行搭火車北上，到雲頂飯店見面。由於火車誤點，小敏到飯店時，粵劇團已飛往印尼牙加達。錦雲為了與外甥見面，獨自留了下來。錦雲住十九樓，小敏一個人上去，電梯一面是透明的，可以看見首都市夜景，璀璨奪目像一匹鑲鑽大地毯。錦雲來開門時，楞楞看著長得和她一樣高的小敏幾秒鐘，突然給了小敏一個大大的擁抱。小敏非常措手不及！只好一逕低著頭，滿頭髮絲紛紛披散下來，遮住半張清瘦的瓜子臉，一隻手緊張捉住書包的揸帶，雙腳併攏，很拘謹的望著眼前那個高高在上的神祕人物！

錦雲坐在靠窗的沙發上，過度柔和的飯店燈光，使室內顯得昏暗。小敏驚訝地看見錦雲拿出老花眼鏡戴上，眯著雙眼仔細讀著小敏的人學通知單！錦雲興奮得雙手微微顫抖著！她細細撫摸著那張印滿蟹行文字的薄紙片，眼眶泛紅，很慢很慢的說：「這間大學啊！本來也就是小姑姑要去讀的那一間啊！」說完，長長嘆了口氣，沉默了。此後幾日，姑侄倆坐著計程車，在吉隆坡市區到處奔波。錦雲替她張羅好去英國留學的簽證和機票，帶她去銀行辦了戶頭，存入四年留學所需的金額。又帶她去買了登機箱、大衣、毛衣毛襪。百貨公司裡，她們看起來像一對母女，她們頭碰著頭，研究最新型行李箱的設計和機關。錦雲笑著對小敏說：「敏敏啊，謝謝你幫我完成當年的心願。」小敏突然發現，錦雲眼角已出現了兩道淺淺的魚尾紋，下眼瞼明顯暗黑浮腫。是長期的菸酒、睡眠不足甚至「縱欲過度」，導致她提前衰老嗎？

小敏在飯店住了幾日，發現小姑姑吃得極少。她用一支巨大又笨重的黑色手提電話，經常一面吃飯一面講電話，忙碌處理複雜的業務。她完全不運動，酗菸酒咖啡，睡眠品質極差，服用大量藥物助眠。她幾乎菸不離口，抽菸時都坐在陽台的藤椅上，整晚看著夜景。隔著落地窗，小敏坐在室內，看著她的背影，菸一根又一根，若有所思，那菸頭上一星點火光，忽明忽滅。小敏難以想像，一個她全然陌生的成人世界，似乎悶得讓人無法呼吸。

事隔短短七年，錦雲就罹患了鼻咽癌，在香港逝世。從癌症確診，手術、化療、入住安寧病房、去世，整整一年多，錦雲守口如瓶。為了隱瞞病情，過年也沒回家。直到錦雲走後，家人才接獲噩

耗。錦雲臨終時交代，要把骨灰放在怡保三寶洞的靈骨塔裡，說離家比較近。並且又交代不得勞師動眾，這件事就交給小敏處理。

溫艷明差一個新收的女弟子送回錦雲的骨灰，骨灰裝在一個天青色骨灰甕裡，那甕的色澤晶瑩如玉。溫的新弟子是個長手長腳，斯文秀氣的年輕女孩，兩鬢髮根剃得烏青，只留腦後一束俐落直長髮，有著舞蹈家般的優美身段。她竟然把骨灰甕裝在黑色雙肩登山包裡，像尋常的父母揹寶寶一樣揹在胸前。一面走路一隻手還疼惜的扶著背包，怕碰撞到寶貝似的。

女弟子看見小敏時，興奮的低喊了一聲：「你就是傳說中的小敏！」原來錦雲和同事閒聊時常提起她，說她很聰明、很會唸書，從小年年考第一，樣樣都好叻！又說她姪女的英語帶倫敦口音，英國留學回來之後，在檳城某大財團擔任總裁的高級秘書。

小敏想起，錦雲某次回鄉過年，曾嘆氣說過。如果她願意好好畫個妝，穿上合身裙裝，她也可以是大公司裡董事長祕書的人選。但她發誓永遠不會為了區區一個工作去穿上窄裙的！小敏只記得小姑姑看著遠方，耐人尋味、迷濛又悵惘的眼神。那時小敏大概還在唸小學吧！在那保守的時代裡，小敏隱約知曉小姑姑是和大多數人極端不同的一個人物。錦雲選擇了一條不同於傳統的路，沒有結婚生子，最後遠走他鄉，在香港某間醫院裡，愛人身畔淒清的死去。風流倜儻的一個人，最後成為一甕骨灰。小敏衷心尊敬著小姑姑，深信她雖然拒絕穿裙子，卻絕對是個有能力、細心、又責任的好秘書。

錦雲的遺物，裝在一個黑色行李袋中。一本深藍色皮面龜裂的記事本，裡面的原子筆字跡漫漶，寫滿家人朋友的電話和地址。還有一本極厚重的相片簿，少數家族照片，大多都是溫艷明的舞台照，還有一些兩人同遊世界各地的生活照。畫著舞台妝的溫美艷照人，出遊時的溫卻脂粉不施，濃妝艷抹亮麗的溫和素顏蒼白的溫判若兩人，小敏乍看還差點兒認不出來。相冊前泰半是較年輕時溫的劇

照，明眸皓齒、柔情似水、巧笑倩兮。照片背後是錦雲龍飛鳳舞的英文花體字跡，紀錄拍攝時間地點，可見這些相片是由錦雲掌鏡的，掌鏡人雖然極少入鏡卻能看出她對溫的綿綿情意。

然後，愈是翻到後面，美人遲暮愈加明顯。溫有了明顯雙下巴，臉頰上有皺紋，臉頰肉鬆弛，頭髮稀疏，用蓬鬆髮型來掩飾光禿的髮線。溫本就個子不高，晚年時贅肉橫生，變成了極明顯的梨型。再如何裁剪出色的洋裝版型，也無法掩飾嚴重的身材缺陷了。但兩人的合照裡，錦雲卻像羅丹的石膏像般，白皙高挑，毫無老態。可是又有誰可以預知到的呢？錦雲的外型看似不老，內裡卻正迅速被癌細胞侵蝕、崩壞！

溫艷明曾是風姿綽約的粵劇名伶，完成六十歲最後巡演後便淡出演藝圈，深居簡出，任憑自己安心的發胖。溫長錦雲十多歲，誰又會想到，結果是錦雲被溫送走？據說錦雲鼻咽癌末期，化療後的照顧，餵食洗澡、把屎把尿都是溫一手包辦，從不假手於看護。錦雲的生命末期，到後來極瘦極瘦，雙頰凹陷，瘦得像一根竹竿。手術後，只能吃流質食物，後來又氣切，只能用鼻軟管餵食營養素。最後一張錦雲的照片，五十二歲生日拍的，笑得甚是燦爛。但其實那時候她已化療一陣子，掉髮嚴重，戴了一頂生硬怪異的假髮。

女弟子說：「師傅請人把雲哥的所有照片都複製了一份，這份是專程留給家屬留念的。」小敏猛地一盪！心中千迴百轉。她叫她「雲哥」！這是她在家人面前從未承認的另一身份！小敏記憶中的小姑姑，帥氣英挺，削得極短的髮絲，面頰上有陽剛的線條。年輕、溫和有禮，對人客氣，但不常笑。小姑姑是最大方的，領了薪水開車帶家中小孩們一起去吃雪糕，五個小孩擠坐在後座。小姑姑請客的雪糕不是巷口小販騎腳踏車，用手搖鈴攬客，裝在冰桶裡快融化那種甜得膩人的冰淇淋。而是真正皇家飯店西餐廳的英式雪糕，盛在透明浮雕水晶杯裡，上面裝飾一顆紅櫻桃。那是小敏生平第一次吃雪糕！那是小姑姑給的一輩子回憶！

至於大姑姑，和小姑姑是極強烈的對比。錦雲沉默陰鬱，錦屏則開朗甜美。錦屏五官精緻，一頭自然鬆的烏黑長髮，瀑布似傾瀉下來。錦屏遺傳了爺爺高挑的身材，生就一雙修長的腿，豐胸細腰，十多歲的身體成熟得像大人。錦屏聰明但不愛唸書，外向活潑，老跑到工廠裡，和那些烤蛋塔、捏月餅皮的叔叔阿姨們鬼混，聽他們邊工作邊說著葷腥不忌的笑話。嘴邊一顆深深的酒窩，前仰後合大笑不止，家裡都是她銀鈴般的笑聲。

聖米高書院畢業後，爺爺憑著生意上的人脈，把錦屏薦到市內一家律師樓當文員。可沒多久，錦屏就和一個印度裔錫克族的已婚律師轟轟烈烈鬧了場畸戀，弄得全家雞飛狗跳。那錫克男子人高馬大，錦屏在女子中傲人的身高，站在男友身邊卻僅到達胸前。男子高鼻深目，鬢邊留著濃密的烙腮鬚，頭上纏繞頭巾，面無表情、一臉冷傲，錦屏倚在心上人身旁，一臉幸福，猶如小鳥依人。爺爺知道後，要求錦屏辭去工作，在家閉門思過。家人激烈反對，錦屏仍瞞著眾人和情人來往，幾個月後峰頭稍緩，趁家裡接了大量月餅訂單，交貨忙碌的旺季，就偷跑出去約會。

錫克人的越野吉普車，經常停在巷口的印度紫檀樹下。錦屏接電話後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穿漂亮洋裝，畫紫藍色眼影，瞄得極粗的眉毛和眼線，身上香水味濃郁。有時錦屏穿著大圓裙，配一件緊窄的無袖背心。上衣背後鏤空、脖子上繫一條長帶子，交叉打個蝴蝶結。鏤空處滲漏出令人垂涎欲滴的腰背凹痕線條，白皙細嫩的皮膚。腳上的涼鞋多半是高跟的，腳踝上繞著繁複的編織帶子，有點古印度審美趣味。鄰居看見她出門，紛紛在背後偷笑，指指點點、嗤之以鼻，說她穿得活脫脫像個妓女。「不是咩？係咁方便懶！就咁一條幼細的帶子，一隻手指就可以解開的蝴蝶結。」鄰人竊笑，那露背裝引來了無窮無盡的想像！但錦屏是陷落在熱戀當中的少女，絲毫不在乎！

那時候，異族通婚極罕見。就像全世界的通例一般，黃色人種看不起黑色人種。馬來亞華人一般都看不起膚色黝黑的印度人，印度人多是英殖民時期移民的賤民，從事最低階層的勞力工作，例如鐵路或橡膠園棕櫚園工人。一般情況是，華裔女孩如果戀上印裔男孩，大多被棒打鴛鴦散！印度女孩愛上華裔男孩時，當然也被家裡激烈反對，女方的下場經常是跳河或喝農藥自殺！

至於錫克族呢？雖也是印度裔，情況卻稍微不同，他們膚色白皙，在印度原是貴族階級，是英政府在印度培植的領導階層，西化程度最早。在馬來亞算是高等印度人，十之八九若不是醫生就是律師。崇高的職業，讓錫克族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，所以華裔女孩嫁給錫克人的也並非全然沒有！如今棘手的卻是，錦屏這位男友，卻是個有婦之夫啊！

事發初期，愛女心切的爺爺不但不讓她出門，連電話也不准接，但她竟然趁深夜時分從二樓窗戶爬出去！錦屏每天和家人諜對諜的，一心想溜出去，她聰明狡猾，家人也忙，根本防不勝防。後來，家人除爺爺外，全都放棄了！索性一隻眼開，一隻眼閉。她甚至弄到了鑰匙開門，有時候半夜出去，清晨回來。有時是大清早，全家都還在睡夢中，大門突然「鏘」的一聲。吉普車停在公園鞦韆架旁，撲撲冒著白煙。錦屏出了大門，小跑步飛奔向前，關上車門，車子馬上開走。她總在七點前回來，大概錫克佬要上班。錦屏回來時，往往彩妝已融化大半，頭髮紊亂，蝴蝶結歪向一邊。

回到家，家人忙進忙出，準備大盤批貨及店鋪開市，沒人注意她。錦屏誰也不理，回房睡回籠覺。睡到日上三竿，有時中飯也不吃。就這樣過了一段極為荒唐的歲月，突然有一天，卻聽說她和錫克佬分手了！鄰居偷笑，說錦屏是被「玩膩」的娃娃！沒有新鮮感，就被甩了！

後來才曉得，年少不懂事的錦屏，曾經為了那段不被祝福的愛情付出過代價的。錦屏懷孕不願墮胎，癡心妄想成為律師夫人。律師老婆終於找上門時，錦屏肚子已經大得無法收拾。爺爺找皇室朋友斡旋，要錫克佬負責到底，最後律師夫人把錦屏送去吉隆坡待產。那半年多裡，錦屏經常三更半夜打電話回家，哭嚷著要尋死。

後來，終於生下一個混血男嬰。產檯上的錦屏只瞄了男嬰一眼，依稀看見男嬰眉目深邃，很是可愛！但卻極力克制自己，連抱都不敢抱，怕這一抱就不肯送人了。產後，金主請人來幫忙做月子。月子嫂每天燉煮麻油雞湯給她喝，要她用老薑洗澡，洗完全身冒汗，臉頰紅撲撲，粉嫩像嬰兒。錦屏身體被養得極壯，也長了肉。阿嫂要她每小時擠母奶，用玻璃瓶冰在冷凍庫，每天有司機來收。

她無法直接哺乳，用手擠母乳無法擠乾淨，殘餘的奶水堵塞乳腺，沒多久就發生了乳腺炎，乳房腫脹堅硬猶如兩顆大石頭，痛得她死去活來，淚水直流。經多次請求，才被恩准斷奶。最後，錦屏帶著一筆鉅款離開，然而內心已然百孔千瘡。

錦屏回家，鄰居問起，只淡淡說在外地工作。爾後性情大變，終日沉默不語，面無表情。失去愛情的她，萬念俱灰，形容枯槁、顏色憔悴。皮膚失去彈性，像一顆脫水殆盡的蘋果，外皮仍在，內裡卻迅速乾癟，猶如槁木死灰。她在電子廠當會計，正常上下班。下班回家，只顧看電視，三餐從不上餐桌。她追看香港連續劇，沒日沒夜，像吸食鴉片般到達廢寢忘食的地步。租片的錢花掉大部分薪水，無人敢置喙。她全心投入劇情的起伏，有時開懷大笑，有時哭得死去活來，有時憤怒填膺，有時捶胸頓足。和家人一天說不到一句話，總是把晚餐盛在大碗內，在電視前草草扒兩口了事，食不知味。電視和錄影機是她自己分期付款買的，家人都碰不得。不吃早餐，每日睡到日上三竿，快遲到了才匆匆起床，胡亂梳洗，騎摩托車出門上班。

從年輕時她就養成了自己洗衣服的習慣，因那時愛穿薄紗衣裙，很多都是高級舶來品，怕洗衣機洗壞。但是她現在都隨便亂穿，衣服也胡亂往洗衣機裡丟，污漬也不刷。白上衣總是這裡黃一塊，那裡黑一塊。頭髮多年未剪，長可及腰。出門用一條橡皮筋紮馬尾，在家用鯊魚夾在腦後夾起。頭髮油膩膩，不知多久沒洗。她一天天痴肥起來，有了雙下巴，腰間一圈游泳圈，胸前垂墜傲人的雄偉。經常熬夜看連續劇，嚴重睡眠不足，導致面容明顯衰老。淚溝、眼袋、法令紋無可遁形，臉色蠟黃。長胖後，特別容易流汗，動一下就滿身大汗，她又總是待在鐵皮加蓋的三樓，悶熱得像火爐，身上永遠散發汗臭味。天氣再熱，假日她仍然沒有出門的打算。她從不走路，下班時摩托車一路騎入家門口，從廚房邊繞入後面的倉庫，騎到樓梯旁，才肯熄火。她活像一顆被種植在電視機前的馬鈴薯，靜靜抽芽，再慢慢腐敗。

被始亂終棄的女人，最終的命運就是如此，她沉默接受。聽說在吉隆坡待產時，她曾有過很強烈的尋死念頭，甚至付諸行動！直到某天，她感覺到奇異的胎動，肚子裡的生命讓她不得不活下來！

況且，律師夫人給的是非常好的價錢，她最後別無選擇，惟有接受一切安排。生產之後，沒想到迎接她的卻是完全的空虛和失落。她也想像過，找個新男人來填補心靈的缺口。但連律師都交過手了，她又哪裡看得上眼其他等閒之輩？工人階級她是一律免談的，普通上班族呢？個個謹小慎微，她又不願意鉅細靡遺交代自己的過去。那就過一天算一天吧！好死不如賴活。

家人幫她安排相親，都被她拒絕了。媒人說得天花亂墜，她也知道自己是不會動心的了！勞師動眾，浪費時間做什麼？可日子那麼長，總是要過的，沒有比看電視更好打發時間、麻醉自己的方式了。看吧！這樣度日多快，下班回來，扭開電視，放入一捲錄影帶，就能參與別人的悲歡離合，熱鬧也好、悲悽也罷，又過了一天。她就這樣拖過了幾年，慢慢的就變成了別人眼中的老小姐。

一晃眼二十年，她的真命天子竟出現了！她別無選擇，她生來就是要嫁他的，那個冤家！她十七歲時的初戀情人，曾和她花前月下、海誓山盟，卻在高中畢業後突然一聲不響去跑船！不告而別的他，傷透錦屏的心，從此立志遊戲人間，才有了錫克佬那段荒唐的過往。傑離開二十多年，環遊了半個地球，回來怡保時已是個四十多歲的老男人，不但頭禿掉大半，還腆了個又圓又大的鮭魚肚。錦屏也已活脫是個老小姐，胖圓臉頰，額頭光光，日愈稀薄的長髮用一根橡皮筋束在腦後。她在爺爺店裡賣剛出爐的蛋塔，用算盤算那些五角十塊的小賬，和買早餐的師奶們套交情，積極推銷新上市的蓮蓉和五仁月餅。

錦屏眼角的餘光瞄見那個似曾相識的男人，怯生生站櫃台右側，一直謙虛的側身讓開，讓那些買蛋塔的師奶們插隊結帳。那人身上穿一件夏威夷熱帶風情花 T 恤，下身一條灰撲撲的運動短褲，額頭上幾條深深的皺紋，臉頰上有幾顆斑，頭髮髮線甚高，唇邊肉垮垮的，這個人，化成灰錦屏也認得他。

錦屏原以為自己已把他徹底遺忘，再度重逢，才發現這個人其實一直住在自己心底。錦屏的少女時代，傑曾經如此純真、多情而溫柔，但他卻慘忍地瞬間帶走她全部的希望和深情。匆匆流逝的

二十多年光陰，錦屏彷彿已歷經無常人世好幾劫，最後化為槁木死灰、行屍走肉。如今再度進入錦屏眼簾的，是一個逐漸衰老的男人，但每一個細節、每一個眼神、每一個顧盼，還是如此熟悉，錦屏怦然心動。

讀聖米高書院的時候，傑高瘦靦腆、沉默寡言，英文極好。他的父親是英國遠洋輪船的大副，長年在外飄泊；他的母親獨自打理家庭。傑高中畢業那年，父親休假回家，傑倉促決定跟隨父親上船工作。因為不知如何開口跟錦屏說再見，最終竟然選擇了不告而別！傑的「背叛」替錦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！錦屏從此自暴自棄，成為一個離經叛道、驚世駭俗的女孩，誓言以青春的肉體去報復。

傑回頭來找錦屏，兩人抱頭痛哭、盡釋前嫌。沒多久，傑開口說要娶她，傑不嫌棄她已變老變醜。皆大歡喜，那就是他吧！經過廿多年，依然無法閃躲左鄰右舍的閒話，嫁出去應該就是最好的結局。都七老八十了，還能挑三揀四嗎？人啊人！還不都要結婚生子，生老病死，往同一條路上走？

他們很快結了婚。傑不跑船了，開了家超市。錦屏薄施脂粉，笑臉迎人，在櫃檯收銀時還熱心推介各種商品。生了二男一女後，她發胖得厲害。傑也胖，本來婚前頭上就有點地中海，現在快禿光。腆了個極大的肚子，油光閃亮的嘴唇，叼著菸斗。錦屏嫌惡用手搧著菸味，罵道：「死鬼，抽那麼多菸，快得肺癆了還抽。」兇狠罵著，一面替他削水果，沏唐茶。

錦屏娶媳婦那天，小敏終於又看見了她年輕時的影子。她化妝入時，一襲性感長裙，露出深深乳溝。長耳環叮鈴噹啷，脖子上戴一條珍珠項鍊。錦屏照了許多照片，急忙上傳臉書，好友們紛紛按讚，誇她是超級辣阿嬤。她笑得合不攏嘴，連最愛的魚翅羹也忘了吃，只眯眼關注臉書動態，好快樂！長年穿著薄長袖的她，今天豁出去了！穿的是一套無袖禮服，露出左手腕上深深的一圈疤痕，粉色肉芽像極一條張牙舞爪的蜈蚣。